

《画布上的欢乐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画布上的欢乐颂》

13位ISBN编号：9787532125661

10位ISBN编号：7532125661

出版时间：2003-8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祖慰

页数：1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画布上的欢乐颂》

前言

一 心花怒放的烟火 陈正雄的抽象艺术 余光中 三十多年前在台北，蓝星诗社的同仁聚会时，常有一位画家在座，我们称他为“蓝星之友”，更邀请他做诗社的“艺术顾问”，不但列名于诗刊的同仁阵容，还将他的作品刊于封面。他是继杨英风之后，慨以作品来辉映蓝星的另一位艺术名家。他，正是今日名闻中外的抽象画家陈正雄。一九七二年底，陈正雄在台湾省立博物馆举行画展，我在该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国邮报》上刊出一篇英文的画评，对于他当时的风格，有简要的分析，并指出他画艺的发展，是从具象转为抽象，但仍与其他抽象画家的风格有异。我指出，当时他的风格虽已趋向抽象，却仍隐约可窥山水的局格，而且像其他同行一样，巧接了中国古典山水的传统，在画面大幅留白。不过，他人留白，常在背景，陈正雄之留白，却敢于放在前台。我又指出，他人用色，主攻黑白对比，从浓墨到浅灰，经营的多为单色系统；陈氏着力，却五色缤纷，但主客有序，能够调谐。我更指出，陈氏用色的结构往往以深色或亮色为主而以相反的色彩为对照，或以相似而渐淡的色彩来缓冲：其整体效果，对照时有戏剧的张力，呼应时有抒情的韵味。最后我说，陈氏的用色与造型虽变化多姿，但整个画面常洋溢着愉悦的心境（mood of goodly cheer），所以我称他的画艺为“丰美的洞见”（The Exuberant Vision），那篇画评亦以此为名。三十年一瞬而过，陈正雄的成就已历经国际艺坛与两岸画界的肯定，刮目再看，不仅画艺益见精进，而且画学更加转深，对抽象表现的追求更见透彻，同时反观本土，对台湾原始艺术的研究与推广也卓有贡献。这一切，国内与海外的报道与评论已经很多。陈正雄的评传《画布上的“欢乐颂”》，由知名作家祖慰执笔，画文并茂，即将在大陆出版。陈正雄探讨现代抽象艺术的至纯之境，已四十多年，迄今仍孜孜不倦，像他这样目标坚定、理论贯彻、始终不渝的画家，已经罕见。抽象画创始的双杰是荷兰的蒙德里安与俄国的康定斯基，其实都生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距今都早逾百年，不能算“前卫”了。简而言之，蒙德里安具古典的清明与自律，有亚波罗的静观自得；康定斯基具浪漫的热烈与奔放，有戴奥耐塞司的生动自然。康定斯基的律动近于音乐，蒙德里安的沉静则近于数学，尤其是几何。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 . St . Vincent Millay）的名句：“唯欧几里得亲见过无蔽之美”（Euclid alone has looked on Beauty bare），可谓一语道尽了抽象艺术的神貌。年初董阳孜以“字在，自在”为名在台北开过书法展，我曾为文指出她的狂草简直通于“抽象表现主义”的所谓“剧动画”（action painting）。这种近于扶乩的忘情创作，应可追溯到康定斯基。陈正雄基本的风格该是抽象的表现主义；当他忘情放手，意到神来，在单一的底色或交叠的五彩之上挥洒色点、色块，或者驰骋抛物线条，颇有波洛克的自由写意，更有“剧动画”的奔放快感。但是他的构图与用色都即兴而作，比较潇洒，与波洛克厚重密实的交织成网不同。陈正雄的另一风格比较沉稳、凝炼，可容赏者从容静观，不像前一类风格的高速律动逼人眼脸，不让赏者休憩。这一类作品的构图，常见色彩的板块主客呼应，重心稳定，背景则大幅留白或大幅单调，给赏者的视觉以开朗的空间。这一类布局主客有序而色彩浓淡有层次纵深的作品，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巧妙而间接地，向观众暗示山水如一则隐喻，最能满足观众的美感，因为它有立体感，不像前一类作品将一切造型压成逼在眼前的平面，更因为它慷慨留白（或留其他浅色、单色），不像前一类作品将视域填满，不留想象的余地。从下且举数例，以明吾意。“海舞”（一九七六）泯去一切细节，以层次有别的海蓝色营造出岸与浪甚至风的隐喻，而予人海阔天空之感。物象仿佛迷离，不黏不脱，正是抽象画艺之妙。“海舞”（一九八三）用黛青高叠的色块，节奏生动地在左下方的画面营造前景，有惊涛拍岸的隐喻。至于右上方茫茫的“留紫”，则不落言诠地交给神秘的天空。整个画面的色调呼应得和谐而浑成，有冷艳惑入之感。“四季之二”（一九八六）以浓黑与深蓝为主，散红与碎绿为副，并衬以浅紫怯怯、淡黄隐隐，在白底之上营造出一派春光明艳的繁华。手法高妙，好像把米罗的天真静趣，用一支着魔的牧笛全唤醒了。……

《画布上的欢乐颂》

内容概要

三十多年前在台北，蓝星诗社的同仁聚会时，常有一位画家在座，我们称他为“蓝星之友”，更邀请他做诗社的“艺术顾问”，不但列名于诗刊的同仁阵容，还将他的作品刊于封面。他是继杨英风之后，概以作品来辉映蓝星的另一位艺术名家。他，正是今日名闻中外的抽象画家陈正雄。

本书是他的评传，由知名作家祖慰执笔，画文并茂，再现了他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以及杰出的创造成果和不倦的探索精神。

《画布上的欢乐颂》

作者简介

祖慰，旅法作家。选这张照片，因为他喜欢“晚风指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20世纪80年代曾在中国文坛上热闹过一阵，但他喜欢“好汉不话当拥勇”，不提了。

近来值得一提的是“近朱者赤”：呆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的三部艺术家传记，他效颦地接连写了当代颇有国际

《画布上的欢乐颂》

书籍目录

序一 心花怒放的烟火 陈正雄的抽象艺术

序二 把喜悦和欢乐献给大众 陈正雄的抽象绘画

代跋 陈正雄：绘画，诗歌，爱情

1 第九时空：佛罗伦萨

2 第一时空：我的Cosquer岩洞

3 第二时空：偶入康定斯基园林

4 第三时空：自由而失重的太空境域

5 第四时空：洄游到原始

6 第五时空：寻访银河一等星

7 第六时空：左右逢源在地球村

8 第七时空：蓝骑士扬鞭在微观生命中

9 第八时空：开创绘画新空间

年表

《画布上的欢乐颂》

章节摘录

书摘破格 1949年陈正雄考入了台北建国中学。这是一所名牌中学，被誉为孵化台湾大才的孵化器。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政要马英九等全是他的学弟。他在建国中学选择了对自己的孵化方向，还是那个在五岁就顽强入迷于其中的画画。“我很幸运，在建中六年，教我的绘画老师，有后来当了艺专艺术系主任的陈丹诚老师，有毕业于北平师大的徐学中老师和毕业于福建师专的康曼依老师等。绘画老师对我特别青睐，都让同学们眼红，譬如老师们常常送我当时很难买到的油画颜料。陈丹诚老师还送他的字画给我，还为我刻了一枚我的名字的印章，我后来每本画册扉页上的印章都是陈老师刻的这枚印章，以纪念弥足珍贵的启蒙，纪念关爱备至的师生之情。”此时，乳臭未干的陈正雄，又开始和几位同学组织起艺术社团来了！平时很少说话不爱张扬的他，居然心血来潮地创立了一个口气不小的“建国中学艺术研究会”，着实让同学们惊诧。参加艺术研究会的同学很佩服他，选他当了会长。这个研究会不是通常少年集合在一起胡吹浪漫志向的场所，而有着很实在的展现“平台”，即由陈正雄任主编的建国中学的墙报。一群艺术研究会会员，在陈正雄率领下，把墙报办得图文并茂，亮丽醒目。因此，建国中学的墙报在台北中学墙报评选中独占鳌头。除此之外，陈正雄在地理课作业中画的地图，生物课作业中画的青蛙解剖图和细胞构造图，让老师很惊奇，怎么能画得像书上印的一样？老师给了他无以复加的高分：“A+++”。“这一切少年风光真算不了什么，还是属于‘小狗的游戏’而已。”记得是高中一年级的一天，父亲的画家朋友郭雪湖来家玩，游戏的性质才有了转型的机会。我平常称呼郭雪湖为郭叔叔，他这天偶然看到我画的一幅维纳斯的铅笔素描和生物课的青蛙解剖图作业，非常赞赏，一口断定我有绘画的灵气。他把我叫到身前，问：“‘想不想找个画画名师教你？’”我连忙说：“当然想，做梦都想！”郭叔叔又问：“你喜欢画中国画还是画西洋画？”我说喜欢油画。郭叔叔说：“那好，我把你介绍到李石樵那里去。学油画最重要的基础是素描，李老师是台湾公认的最好的素描老师，他热心培养青年才俊，免费教学，我的女儿郭祯祥（现任师大艺术系教授）正在他那里学素描。知名胶彩画家郭雪湖主动要为陈正雄找名师，这个行为，与其说是因为和其父有深交，爱屋及乌，不如说郭雪湖从陈正雄身上，看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影子，惺惺惜惺惺也。郭雪湖原名金火，九岁在日新公学校就读时，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16岁时，由母亲带引去拜有名的职业画家蔡雪溪为师，入雪溪馆习艺。蔡老师为郭金火改名郭雪湖，开启了郭雪湖走向艺术之路的大门。以后，才华，努力与机运，使郭雪湖少年得志。第一届“台湾美术展览会”东洋画部入选的台湾人居然是寂寂无名的三个年轻人林玉山、陈进与郭雪湖。三人一夕成名，郭雪湖等被冠上了“台展三少年”的美号。郭雪湖觉得今天的小侄陈正雄，就是他当年迷恋绘画但还没有入门的郭金火。母亲带他求师蔡雪溪，决定了他的艺术人生；他也要仿效母亲带陈正雄拜师李石樵，说不定也会造就出一位出类拔萃的画家来。郭雪湖要把陈正雄推荐给李石樵当学生的1952年，他正与李石樵、杨三郎在马尼拉举办三人展。由此可见，他和李石樵是同一数量级上的画家好友，他的推荐应该是很有分量的。陈正雄太高兴了，因为他早就仰慕李石樵了。他常听郭叔叔和建中老师谈到李石樵，李老师的故事让他既钦佩又感动。李石樵在台北师范上学时，曾受教于在台湾最有名的日本画家石川钦一郎。李石樵的早期作品《台北桥》，《都市的后巷》，在1927年台湾总督府举办的第一届“台湾美术展览会”就入选了。这个官方办的“台展”，当时是台湾最权威的展览，作品一旦入选，就意味着确立了知名画家的地位。李石樵不等到台北师范毕业典礼就去了东京，投考大名鼎鼎的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大）。结果是名落孙山。第二年又是金榜无名。可他非常顽强，没有退缩，同时在三间美术补习班日夜恶补素描，每天画画时间在12小时以上，把手指都画破了。第三次（1931年）再考，他终于考上了东京美校西画科。1935年在东京美校毕业后继续留在东京创作，至1941年，连续七次入选“帝展”与“文展”，这可震动了日本画坛。战后，他开放个人画室，除了自己日夜作画以外，也吸收了许多仰慕他的青年弟子，免费教学。训练非常严格，从石膏素描开始，强调严谨的学院式技巧。陈正雄想，要是能当上李老师的弟子，那真是三生有幸了。如果这次不收，明年再请郭叔叔去求，明年还不收，后年再求，要像李老师考东京美校那样百折不挠。陈正雄知道郭叔叔面子大，可还是非常担心李老师不收他。因为他听说，李老师收的弟子都是一些已经在画坛崭露头角的画家，或者起码是师大艺术系的大学生，可他才高一，怎么够格？如果要等到当上大学生，哪不还要等三年以上？可怕，这不比李老师在东京三年考学校还要难熬吗？过了几天，郭雪湖叔叔来了，进门满脸笑容，告诉陈正雄，李老师看了他的画，破格收他这个中学生了！一位诗人说，生活中的大事，乃是我们心灵为之一惊的事情和那一天。陈正雄得知将要被接纳为李石樵画室的入室弟子时，他体验到了这是17年来最大的大事，感觉到了这

《画布上的欢乐颂》

是最异常的一天。陈正雄到李石樵画室一看，哇，那些在台阳美展、全省美展获奖的正在走红的画家们，如杨英风、叶火城、郭东荣，赖传鉴等，都成了他的“同门师兄”。这种归属感，让他获得了空前的自信与自豪。画室从师的速成效应 进了李石樵画室，陈正雄觉得自己是一块石头，李老师就是米开朗基罗手里的刀，亲自一刀一刀地在他这块小石头上雕凿着。他既亢奋，也感到“疼”。李老师的第二“刀”，就是让他对着石膏像没完没了地画素描。李老师说，要像他当年考东京美校那样，恶补！陈正雄心里嘀咕着：在建中就画素描，还要画到何年何月？但是，在李老师看来，那些素描只是游戏，现在要恶补，不管是古典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素描是基础，基础越宽顶点才能越高。李老师的第二“刀”是“万米长跑论”，深深地(疼疼地)铭刻在陈正雄心上。老师认为当画家没有奇迹，只有终生的马拉松式的长跑。李老师不厌其烦在他耳边重复“万米长跑论”：“看一个画坛，好比看一场万米赛跑，起跑的那一瞬间谁也不怎会去注意他。跑过几圈之后，跑得慢的人已经被跑得快的人赶过头去，谁是第一谁是最末，从此便纠缠不清。此时如果有谁偶尔赶上另一个人，不知情的观众便为他欢呼，说不定他在竞赛中是最后一名。”——这句金石之言，现在在李石樵的网站上能读到，已经作为“李石樵语录”传世了。……插图

《画布上的欢乐颂》

媒体关注与评论

心花怒放的烟火 陈正雄的抽象艺术余光中 三十多年前在台北，蓝星诗社的同仁聚会时，常有一位画家在座，我们称他为“蓝星之友”，更邀请他做诗社的“艺术顾问”，不但列名于诗刊的同仁阵容，还将他的作品刊于封面。他是继杨英风之后，慨以作品来辉映蓝星的另一位艺术名家。他，正是今日名闻中外的抽象画家陈正雄。一九七二年底，陈正雄在台湾省立博物馆举行画展，我在该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国邮报》上刊出一篇英文的画评，对于他当时的风格，有简要的分析，并指出他画艺的发展，是从具象转为抽象，但仍与其他抽象画家的风格有异。我指出，当时他的风格虽已趋向抽象，却仍隐约可窥山水的局格，而且像其他同行一样，巧接了中国古典山水的传统，在画面大幅留白。不过，他人留白，常在背景，陈正雄之留白，却敢于放在前台。我又指出，他人用色，主攻黑白对比，从浓墨到浅灰，经营的多为单色系统；陈氏着力，却五色缤纷，但主客有序，能够调谐。我更指出，陈氏用色的结构往往以深色或亮色为主而以相反的色彩为对照，或以相似而渐淡的色彩来缓冲：其整体效果，对照时有戏剧的张力，呼应时有抒情的韵味。最后我说，陈氏的用色与造型虽变化多姿，但整个画面常洋溢着愉悦的心境(mood of goodly cheer)，所以我称他的画艺为“丰美的洞见”(The Exuberant Vision)，那篇画评亦以此为名。三十年一瞬而过，陈正雄的成就已历经国际艺坛与两岸画界的肯定，刮目再看，不仅画艺益见精进，而且画学更加转深，对抽象表现的追求更见透彻，同时反观本上，对台湾原始艺术的研究与推广也卓有贡献。这一切，国内与海外的报道与评论已经很多。陈正雄的评传《画布上的“欢乐颂”》，由知名作家祖慰执笔，画文并茂，即将在大陆出版。陈正雄探讨现代抽象艺术的至纯之境，已四十多年，迄今仍孜孜不倦，像他这样目标坚定、理论贯彻、始终不渝的画家，已经罕见。抽象画创始的双杰是荷兰的蒙德里安与俄国的康定斯基，其实都生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距今都早逾百年，不能算“前卫”了。简而言之，蒙德里安具古典的清明与自律，有亚波罗的静观自得；康定斯基具浪漫的热烈与奔放，有戴奥耐塞司的生动自然。康定斯基的律动近于音乐，蒙德里安的沉静则近于数学，尤其是几何。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 . St . Vincent Millay)的名句：“唯欧几里得亲见过无蔽之美”(Euclid alone has looked on Beauty bare)，可谓一语道尽了抽象艺术的神貌。年初董阳孜以“字在，自在”为名在台北开过书法展，我曾为文指出她的狂草简直通于“抽象表现主义”的所谓“剧动画”(action painting)。这种近于扶乩的忘情创作，应可追溯到康定斯基。陈正雄基本的风格该是抽象的表现主义；当他忘情放手，意到神来，在单一的底色或交叠的五彩之上挥洒色点、色块，或者驰骋抛物线条，颇有波洛克的自由写意，更有“剧动画”的奔放快感。但是他的构图与用色都即兴而作，比较潇洒，与波洛克厚重密实的交织成网不同。……

《画布上的欢乐颂》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